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32n1670A

# 那先比丘經

失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# 目次
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 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670 (A)
那先比丘經卷上

失譯人名附東晉錄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時諸比丘僧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諸天、大臣、長者、人民，及事九十六種道者，凡萬餘人，日於佛前聽經。佛自念：「人眾日多，身不得安。」佛意欲捨人眾，去至閑避處坐思念道。佛即捨人眾去，入山至蔈樹間。其樹大有神，佛坐其下思念道。去樹不遠有群象五六百頭，中有象王，賢善知善惡之事，譬如人狀。象輩眾多周匝象王邊，諸小象走居前，水中走戲托撈水令濁惡。諸小象復走居前，食噉美草、走戲蹈踐其上。「我眾大多患。是諸象及小象子，托撈水令濁惡、令草不淨，而反常飢飲濁惡水、食足踐之草。」象王自念：「我欲棄是諸象，去至一避處快耶！」象王即棄諸象而去，轉行入山到頭羅蔈樹間。象王見佛坐樹下，心大歡喜，即前到佛所，低頭屈膝為佛作禮，却在一面住。佛自念：「我棄眾人來在是樹間，象王亦棄眾象來到是樹間，其義適同。」佛為象王說經言：「佛於人中最尊，象王於象中最尊。」佛言：「我心與象王心適相中，今我與象王俱樂是樹間。」象王聽經，心意即開，解知佛意。象王即視佛所仿佯經行處，以鼻取水灑地，以鼻撈草掃地，以足蹈地令平好。象王曰：「朝暮承事佛如是。」

佛久後般泥洹去，象王不知佛所在，為周旋行求，索佛不得，便啼垂淚愁憂不樂不能食飲。時國中有佛寺舍在山上，名加羅洹寺，中有五百沙門常止其中，皆已得阿羅漢道，常以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二十三、日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，常以是日誦經至明。時象王亦在山上，止於寺中。象王知有六日誦經，至其日當行入寺中聽經。諸沙門知象王意聽經，欲誦經時須象王來乃誦經。象王聽經至明，不睡不臥不動不搖。象王數聞經、承事佛故，後象王以壽命盡死，死後便化為人作子生婆羅門家。以後年長大，不聞佛經亦不見沙門，便棄家去入深山學異道，在山上止。近比亦有一婆羅門道人俱在山上，相與往來共為知識。其一人自念言：「我不能於世間懸憂苦老病，死後當入地獄、畜生、餓鬼貧窮中。用是故，我欲剃頭鬚披袈裟，欲求羅漢泥洹道。」其有一人自念言：「我願欲求作國王得自在，令天下人民隨我教令。」

如是久後二人各命盡，俱生世間作人。其一人前求作國王者，生於海邊，為國王太子字彌蘭。其一人前世欲剃頭作沙門求羅漢泥洹者，生於天竺，字陀鞞，與肉袈裟俱生其家。有一大象同日生，天

竺名象為那，父母便字為那先。年十五六，那先有舅父字樓漢，學道作沙門，大高才世間無比，已得阿羅漢道，能出無間入無孔，自在變化無所不作，天上天下人民及蠕動之類心所念皆豫知之，生所從來死趣何道。那先至舅父所，自說言：「我喜佛道，欲作沙門，為舅父作弟子。寧可持我作沙門？」樓漢哀之，即聽作沙彌，受十戒。日誦經思惟經戒便得四禪，悉知諸經要。

時國中有佛寺舍名和戰，寺中有五百沙門，皆得羅漢道。其中有第一羅漢名頞波曰，能知天上天下去來現在之事。那先年至二十，便受大沙門經戒，便到和戰寺中至頞波曰所。時五百羅漢適以十五日說大沙門戒經，在講堂上坐。大沙門皆入，那先亦在其中，諸沙門悉坐。頞波曰悉視坐中諸沙門心皆是羅漢，獨那先未得羅漢。頞波曰言：「譬若揚米，米正白中有黑米，即揚為不好。今我坐中皆白清淨，獨那先黑未得羅漢耳。」那先聞頞波曰說如是，大憂愁起，為五百沙門作禮出去。自念：「我不宜在是座中坐，譬若眾師子中有狐狗。我從今以後不得道不入中坐。」頞波曰知那先意，以手摩那先頭言：「汝得羅漢道不久，莫愁憂。」便止留那先。那先復有一師，年八九十，字加維曰。其中有一優婆塞大賢善，日飯加維。那先且為師持鉢行取飯食具，師令那先口含水，行到優婆塞家取飯食具。優婆塞見那先年少端正與人絕異、有名字，智慧廣遠、有志、能說經道。優婆塞見那先，前為作禮，叉手言：「飯諸沙門日久，未曾為我說經者，今我從那先求哀，願與我說經解我心意。」那先自念：「我受師教戒，令我口含水不得語。我今吐水者為犯師要。如是當云何？」那先知優婆塞亦高才有志。「我為其說經，想即當得道。」那先便吐水却坐為說經言：「人當布施作福善、奉行佛經戒，死後生世間得富貴。人不犯經戒者，後不復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中貧窮中，得生天上。」優婆塞聞那先說經，心大歡喜。那先知優婆塞心歡喜，便復為說經：「世間萬物皆當過去、無有常。諸所作皆勤苦，萬物皆不得自在，泥洹道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愁不惱，諸惡勤苦皆消滅。」那先說經竟，優婆塞便得第一須陀洹道，那先亦得須陀洹道。優婆塞大歡喜，便極與那先作美飯具。那先語優婆塞：「先取飯具置師鉢中。」那先飯竟澡漱訖畢，持飯具還與師。師見言：「汝今日持好飯具來。以犯眾人要，當逐出汝。」那先大愁憂不樂。師教言：「會比丘僧。」悉會皆坐。師言：「那先犯我曹眾人要來，當逐出，無令在眾中止。」頞波曰說經言：「譬若人持一箭射中兩准，那先自得道，亦復令優婆塞得道，不應逐出。」師迦維曰：「政使一箭射中百准，會為犯眾人，要不得止。餘人持戒不能如那先得道，如效那先，當用絕後。」眾坐中皆默然，師教即逐出那先。那先便以頭面禮師足起，遍為比丘

僧作禮訖竟，便出去入深山坐樹下，晝夜精進思惟道不懈，自成得羅漢道，能飛行徹視徹聽，知他人心所念善惡，自知前世所更從來生。得羅漢道已，便來還入和戰寺中，詣諸比丘所前，頭面悔過求和解。諸比丘僧即聽之。那先作禮訖竟便出去，轉行入諸郡縣街曲里巷，為人說經戒教人為善，中有受五戒者、得須陀洹道者、中有得斯陀含道者、中有得阿那含道者、中有作沙門得羅漢道者。第二忉利天帝釋、第七天王梵、第四天王皆來到那先所作禮，以頭面著足却坐，那先便為諸天說經，名字聞四遠。那先所行處，諸天、人民、鬼神龍見那先無不歡喜者，皆得其福。那先便轉到天竺舍竭國，止泄坻迦寺中。

有前世故知識一人在海邊，作國王子，名彌蘭。彌蘭少小好讀經學異道，悉知異道經法，異道人無能勝者。彌蘭父王壽盡，彌蘭立為王。王問左右邊臣言：「國中道人及人民，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？」邊臣白言：「有學佛道者，人呼為沙門。其人智慧妙達，能與王共難經道。」北方大臣，國名沙竭，古王之宮，其國中外安隱、人民皆善。其城四方皆復道行，諸城門皆刻鏤。及餘小國皆多高明，人民被服五色焜煌，國土高燥珍寶眾多，四方賈客賣買皆以金錢，五穀豐賤、家有餘畜，樂不可言。其王彌蘭以正法治國，高才有智謀明於官事，戰鬪之術無不通達，能知九十六種道，所問不窮，人適發言，便豫知其所趣。王語傍臣言：「是間寧有明經沙門，能與我共難經說道者不？」王傍臣名沾彌利望群，白王言：「然。有沙門字野悊羅，明經道，能與王難經道。」王便勅。沾彌利望群即行，往請野悊羅，言：「大王欲見大師。」野悊羅言：「王欲相見者大善。王當自來耳，我不往。」沾彌利望群即還白王如是。王即乘車與五百伎共行到寺中，與野悊羅相見。前，相問訊就坐，五百騎從皆坐。

王問野悊羅：「卿用何等故棄家捐妻子，剃頭鬚披袈裟作沙門？卿所求何等道？」

野悊羅言：「我曹學佛道行中正，於今世得其福，於後世亦得其福，用是故我剃頭鬚被袈裟作沙門。」

王問野悊羅：「若有白衣居家，有妻子，行中正，於今世得其福，於後世亦得其福不？」

野悊羅言：「白衣居家，有妻子，行中正，於今世得其福，於後世亦得其福。」

王言：「卿空棄家、捐妻子，剃頭鬚被袈裟作沙門為？」野悊羅默然無以報王。王傍臣白言：「是沙門大明達有智者，迫促不及言耳。」王傍臣皆舉手言：「王得勝。」野悊羅默然受負。王左右顧視優婆塞，面亦不慚。王自念：「是諸優婆塞面不慚者，復有明健

沙門能與我共相難者耳？」王語傍臣沾彌利：「寧復有明智沙門能與我共難經道者無？」那先者諸沙門師，知諸經要難，巧說十二品經種種別異章斷句解，知泥洹之道，無有能窮者、無能勝者，智如江海，能伏九十六種道，為佛弟子所敬愛，以經道教授。那先來到舍竭國，其所相隨弟子皆復高明，那先如猛師子。沾彌利白王：「有沙門字那先，智慧微妙諸經道要，能解人所疑，無所不通。能與王難經說道。」王問沾彌利：「審能與我共難經道不？」沾彌利言：「唯。然常與第七梵天共難經說道，何況於人王。」即勅沾彌利便行請那先來。沾彌利即到那先所白言：「大王欲相見。」那先言：「大善。」即與弟子相隨行到王所。

王雖未嘗見，那先在眾人中披服行步與人有絕異，王遙見隱知那先。王自說言：「我前後所更見眾大多，入大坐中大多，未嘗自覺恐怖，如今日見那先。今日那先定勝我，我心惶惶不安。」沾彌利居前白王言：「那先以發旦到。」王即問沾彌利：「何所是那先者？」沾彌利白，因指示王。王即大歡喜，「正我所隱意是。」那先即到，王因前相問訊語言，王便大歡喜，因共對坐。

那先語王言：「佛經說言：人安隱最大利，人知足最為大富，人有所信最為大厚，泥洹道最為大快。」王便問那先：「卿字何等？」那先言：「父母字我為那先，人呼我為那先。有時父母呼我為首那先、有時父母呼我為維迦先，用是故人皆識知我，世間人皆有是耳。」

王問那先：「誰為那先者？」王復問言：「頭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耳鼻口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頤項肩臂手足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髀脚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顏色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苦樂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善惡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身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肝肺心脾腸胃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王復言：「顏色為那先耶？」「不為那先。」「苦樂善惡身心合，是事寧為那先耶？言不為那先？」王復言：「無有苦樂、無有顏色、無有善惡、無有身心，無是五事，寧為那先耶？」

那先言：「不為那先。」

王復言：「聲響喘息寧為那先耶？言不為那先？何等為那先者？」

那先問王：「何所為車者？軸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轂為車耶？」王言：「轂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輻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輞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轅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「軛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輿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蓋為車耶？」「不為

車。」那先言：「合聚是材木著一面，寧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音聲為車耶？」「不為車。」那先言：「何等為車耶？」王默然不語。那先言：「佛經說：合聚是諸材木，用作車因得車。人亦如是，合聚頭面目耳鼻口、頸項肩臂骨肉手足、肺肝心脾腎腸胃、顏色聲響喘息、苦樂善惡合為一人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言：「那先能與我難經說道不？」那先言：「如使王作智者問，能相答王；作王者問、愚者問，不能相答。」王言：「智者問、王者問、愚者問，何等類？」那先言：「智者語對相，詰相，上語相下語，語有勝負則自知，是為智者語。王者語，自放恣，敢有違戾不如王言者，王即強誅罰之，是為王者語。愚者語，語長不能自知、語短不能自知，[怡-台+龍]悞自用得勝而已，是為愚者語。」王言：「願用智者言，不用王者、愚者言。莫持王者意與我語，當如與諸沙門語、當如與諸弟子語、如與優婆塞語、當如與給使者語，當以相開悟。」那先言：「大善。」

王言：「我欲有所問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便問。」王言：「我已問。」那先言：「我已答。」王言：「答我何等語？」那先言：「王問我何等語？」王言：「我無所問。」那先言：「我亦無所答。」王即知那先大明慧。王言：「我甫始當多所問，日反欲冥當云何？明日當請那先於宮中善相難問。」沾彌利望群即白那先言：「日暮，王當還宮，明日王當請那先。」那先言：「大善。」王即為那先作禮，騎還歸宮，於馬上續念那先。

至明日，沾彌利望群及傍臣白王言：「當請那先不？」王言：「當請。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請者，當使與幾沙門俱來？」王言：「自在那先與幾沙門俱來。」主藏者名慳，慳白王言：「令那先與十沙門共來可。」如是至三，王瞋恚言：「何故齊令那先與十沙門共來？」王言：「汝字慳。不妄強惜王物自汝物，當云何汝逆我意？當有誅罰之罪可言。可哀，赦汝過。今我作國王，不堪飯沙門耶？」慳大恐怖，不敢復語。

沾彌利望群到那先所，為作禮，白言：「大王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當令我與幾沙門共行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自在那先與幾沙門共行。」那先便與野悉羅八十沙門共行。沾彌利望群旦欲入城時，於道中並，問那先：「往曰對王言無有那先，何以？」那先問沾彌利望群：「卿意何所為那先者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我以為喘息出入命氣為那先。」那先問言：「人氣一出不復還入，其人寧復生不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氣出不復還入者定為死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人吹笳，氣出不復還入。如人持鍛金筥吹火，氣一出時，寧得復還入不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不復還。」那先言：「同氣出不復入，

人何故猶不死？」沾彌利望群言：「喘息之間我不知，願那先為我曹解之。」那先言：「喘息之氣皆身中事。如人心有所念者舌為之言是為舌事，意有所疑心念之是為心事，各有所主，視之虛空，無有那先。」沾彌利望群心即開解，便作優婆塞，受五戒。

那先便前入宮，到王所上殿，王即前為那先作禮而却。那先即坐，八十沙門皆共坐，王手自持美飯食著那先前。飯食已竟澡手水畢訖，王即賜諸沙門人一張疊、袈裟革屣各一緉，賜那先、野悊羅各三領袈裟，各一緉革屣。王語那先、野悊羅言：「留十人共止，遣餘人皆令去。」那先即遣餘沙門去，與十人共止留。王勅後宮諸貴人伎女：「悉出於殿上，帳中聽我與那先共難經道。」時貴人伎女悉出於殿上，帳中聽那先說經。時王持座坐於那先前，王問那先言：「當道說何等？」那先言：「王欲聽要言者，當說要言。」王言：「卿曹道何等最為善者，用何故作沙門？」那先言：「我曹輩欲棄世間苦惱，不復更後世苦惱，故作沙門。」王言：「沙門者悉爾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不悉用是故作沙門，中有負債作沙門者、中有畏縣官作沙門者、中有貧窮作沙門者。」那先言：「我但說欲脫愛欲、苦惱滅，今世懃苦至心未道作沙門者耳。」王言：「今卿用是故作沙門耶？」那先言：「少少作沙門有佛經道，是故欲棄今世後世苦惱作沙門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問言：「寧有人死後復生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有恩愛貪欲者，後世便復生為人。無恩愛貪欲者，後世便不復生。」王言：「人以一心念正法，後世不復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一心念正法，智慧及餘善事，後世不復生。」王言：「人以善心念正法，與黠慧者，是二事其義寧同不？」那先言：「其義各異不同。」王言：「牛馬六畜各自有智謀，其心不同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曾見穫麥者不？左手持麥，右手刈之。」那先言：「黠慧之人斷絕愛欲，譬如穫麥者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餘善事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誠信、孝順、精進念善、一心智慧是為善事。」王言：「何等為誠信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誠信解人疑。信有佛、信經法、信有比丘僧、信有羅漢道、信有今世信有後世、信孝父母、信作善得善、信作惡得惡。信有是以後，心便清淨去離五惡。何等五？一者婬妖、二者瞋怒、三者嗜臥、四者歌樂、五者疑。人不去是五惡，心意不定。去是五惡，心便清淨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遮迦越王，車馬人從厲度，令水濁惡；過度以去，王渴欲得水飲，王有清水，珠置水中水即為清，王便得清水飲之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心有五惡如濁水。佛諸弟子度脫生死之道，人心清淨如珠清水。人却諸惡，誠信清淨如明月珠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精進誠信者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佛諸弟子自相見輩中說諸清淨，中有得須陀洹道者、中有得斯陀含道者、中有得阿那含道者、中有得阿羅漢道者。因欲相效行誠信，便得度世道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山上大雨，其水下流廣大，兩邊人俱不知水淺深，畏不敢前。若有遠方人來視水，隱知水廣狹深淺，自知力勢能，入水便得過度去，兩邊人眾便隨後度去。佛諸弟子如是，人心清淨便為須陀洹道，得斯陀含道、得阿那含道、得阿羅漢道。善心精進得道如是。佛經說言：人有誠信之心可自得度。世人能自制止却五所欲，人自知身苦惱能自度脫，人皆以智慧成其道德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孝順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諸善者皆為孝順。」那先言：「有四善事，心意所止。」言：「何等四心意所止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一者自觀其身中外內、二者知意苦樂、三者知心善惡、四者知正法，是為四。」那先言：「復有四事。何等四？一者制其意、二者諸有惡事不聽入心中、三者心中有惡事即出之索諸善、四者其心中有善制持不放，是為四。」那先言：「復有四事，自在欲所作。何等為四？一者却欲、二者精進、三者制心、四者思惟，是為四。」那先言：「復有五效事。何等為五？一者誠信、二者孝順、三者精進、四者盡心念善、五者智慧，是為五。」那先言：「復有七事棄除諸惡，名為七善，亦名七覺意。復有八種道行，亦名為阿姤者。是凡三十七品經，皆是孝順為本。」那先言：「凡人負金致遠有所成立，皆由地成。世間五穀樹木仰天之中，皆由地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師匠圖作大城，先度量作基址已乃起城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倡伎欲作，先淨掃地乃作。佛弟子求道，先行經戒作善因，知懃苦棄諸愛欲，便思念八種道行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精進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助善是為精進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垣牆欲倒從傍柱之，舍欲傾壞亦復柱之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國王遣兵有所攻擊，兵少弱，欲不如，王復遣兵往助之，便得勝。人有諸惡如兵弱，人持善心消惡心，譬如國王增兵得勝；人持五戒，譬如戰鬪得勝。是為精進助善如是。」那先說經言：「精進所助，致人善道。所致善者，無有逮斯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意當念諸善事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取香華，以縷合連[打-丁+絜]，風不能吹散。」那先復言：「譬王守藏者，知中金銀珠玉、琉璃珍寶有幾所。」那先言：「道人欲得道時，念三十七品經。佛道意念當如是正，所謂脫人道人有意，因知善惡知當所行，別知白黑思惟，以後便棄惡就善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王有

守門者，知王有所敬者、有所不敬者，知有不利王者。所敬利王者便內之，王所不敬者、不利王者即不內。人持意若是，諸善者當內之，諸不善者不內。意制人善惡如是。」那先說經言：「人當自堅守其意及身六愛欲，持意甚堅，自當有度世時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一其心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諸善獨有一心最第一。一其心者，諸善皆隨之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樓陛當有所倚，諸善道者皆著一心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王持四種兵行戰鬪，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。王行出，諸兵皆隨引前後。佛經善事皆隨一心如是。」那先說經言：「諸善一心為主，學道人眾多，皆當歸一心。人身死生過去，如流水前後相從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智？」那先言：「前已對王說，是人智斷諸疑、明諸善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持燈火入冥中室，便亡其冥、自明。人智如是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持利刀截木，人以智截諸惡如是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於世間，智最為第一，度脫人生死之道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前後所說經，種種智善也。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經但為趣欲却諸惡事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是所說種種諸善者，但欲却一切惡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王發四種兵，象、馬、車、步兵，行戰鬪。初發行時，意但欲攻敵耳。佛經說種種諸善，如是，但欲共攻，去諸惡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說經甚快也。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人心趣善惡道、續持身，故神行生乎？更貿他神行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亦非故身神，亦不離故身神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小時哺乳時、身至長大時，續故身非？」王言：「小時身異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在母腹中始為精時，至濁時，故精耶？」「異。」「堅為肌骨時，故精耶？」「異。」「初生時至年數歲時，故精耶？」「異。」「如人學書，傍人寧代其工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代其工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人法有罪語王，王不能解知。」王言：「如人問，那先解之云何？」那先言：「我故小時從小兒至大，續故身耳。大與小時合為一身，是命所養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人然燈火，至天曉時不？」王言：「人然燈火，油至曉時。」那先言：「燈中炷一夜時續故炷火光不？至夜半至明時故火光不？」王言：「非故火光。」那先言：「然燈火從一夜至半夜，復更然燈火耶？向晨時復更然燈火耶？」王言：「不中夜更然火，續故一炷火至明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精神展轉相續如是，一者去、二者來，從精神至老死，後精神趣所生，展轉相續，是非故精神，亦不離故精神。人死以後，精神乃有所趣向生。」那先言：「譬如乳湩作酪，取上肥作醍醐。與酪酥上肥還復名作乳湩，其人寧可用不？」王

言：「其人語不可用。」那先言：「人神如乳湩，從乳湩成酪，從酪成肥，從肥成醍醐。人如是從精沫至生至中年，從中年至老至死，死後精神更受身生。人身死，當復更生受一身，譬若兩炷更相然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不復生後世，其人寧能自知不復生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有能自知不復於後世生。」王言：「何用知之？」那先言：「其人自知無有恩愛、無有貪欲、無有諸惡，用是自知不復生後世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譬若田家種穀，大得收斂盛簞簟中，至於後年不復耕種，寧復望得穀不？」王言：「不復望得穀。」那先言：「道人亦如是，棄捐苦樂恩愛無所復貪，是故自知後世不復生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：「其人於後世不復生者，於今寧有智異於人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，異於人。」王言：「明與智為同不？」那先言：「明與智等耳。」王言：「人有明智，寧能悉知眾事，作一事成五事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作眾事，所成非一。譬若一地種穀，當其生時，各各自生種類。人身五事皆用眾事，各有所成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世間人，頭面目身體四支皆完具，何故有長命者、有短命者？有多病、少病者？有貧者、富者？有長者、有卑者？有端正者、有醜惡者？有為人所信者、為人所疑者？有明者、有闇者？何以故不同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眾樹木生菓，有酢者、有苦者，有辛者、有甜者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此等樹木何故不同？」王言：「不同者，本栽各異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所作各各異不同，故有長命、有短命，有多病、有少病，有富、有貧，有貴、有賤，有端正、有醜惡，有語用者、有語不用者，有明者、有闇者。」那先言：「佛經說，豪貴貧窮好醜，皆自宿命所作善惡自隨行得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那先比丘經卷上

那先比丘經卷下

失譯人名附東晉錄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人欲作善，當前作之、須後作之？」那先言：「當居前作之，在後作者不益人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渴時乃掘地作井，能趣渴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趣渴，當居前作井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以是故所作當居前。」那先問王：「飢時乃使人耕種，須穀熟乃食耶？」王言：「不。當先儲偫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如是當先作善，有急乃作善者無益於身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譬若王有怨，當臨時出戰鬪具？」王言：「不，當宿有儲偫。」那先言：「佛說經言：人當先自念作善，於後作善無益。莫棄大道就邪道，勿效愚人棄善作惡，後坐啼哭無益。人棄捐中正就於不正，臨死時乃悔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說言，世間火不如泥犁中火熱。復言持小石著世間火中至暮不消，取大石著泥犁火中即消。是故我不信。復言人作惡死在泥犁中，數千萬歲其人不消死。是故我重不信是語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寧聞見水中大蟒蛟龍魚鼈以沙石為食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實以此為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沙石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皆消。」那先言：「其腹中懷子寧復消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消。」那先問王：「何故不消？」王言：「相祿獨當然故使不消。」那先言：「泥犁中人數千萬歲不消死者，何所作？過惡未盡故不消死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師子虎狼皆肉食噉骨，入腹中時寧消盡不？」王言：「消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其腹中懷子寧復消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消。」那先言：「用何故不消？」王言：「獨相祿故不消死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牛馬麋鹿皆以蒭草為食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」那先言：「其蒭草寧於腹中消不？」王言：「皆消。」那先言：「其腹中懷子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消。」那先言：「何以故不消？」王言：「獨以相祿當然故使不消。」那先言：「泥犁中人亦如是，過惡未盡故不消死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世間女人飲食皆美恣意食，食於腹中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皆消。」那先言：「腹中懷子寧消不？」王言：「子不消。」那先言：「何以故不消？」王言：「獨相祿當然故使不消。」那先言：「泥犁中人亦如是，所以數千萬歲不消死者，用先作惡未解故不消死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在泥犁中生、在泥犁中長、在泥犁中老，過盡乃當死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言，天下地皆在水上，水在風上，風在空上。我不信是。」那先前取王書水，適以指撮之，問王言：「風

持水若此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泥洹道皆過去，無所復有耶？」那先言：「泥洹道無所復有。」那先言：「愚癡之人貪身愛惜，坐是故不能得度脫生老病死者。」那先言：「智者學道，內外身不愛惜，便無有恩愛。無有恩愛者無貪欲，無貪欲者無胞胎，無胞胎者不生，不生者不老，不老者不病，不病者不死，不死者不憂，不憂者不哭，不哭者不痛，便得泥洹道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諸學道者悉能得泥洹道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不能悉得泥洹道。正嚮善道者學知正事，當所奉行者奉行之、不當奉行者棄遠之，當所念者念、不當所念棄之，如是能得泥洹道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其不得泥洹道者，寧知泥洹道為快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雖未得泥洹道，由知泥洹道為快。」王言：「人未得泥洹道，何以故知快耶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人生未嘗截手足，寧知截手足為痛劇不？」王言：「雖未曾更截手足，猶知為痛。」那先言：「何用知為痛？」王言：「見其人截手足呻呼，用是故知為痛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前有得泥洹道者，轉相語泥洹道快，用是故信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寧曾見佛不？」那先言：「未曾見。」王言：「那先諸師寧見佛不？」那先言：「諸師亦未曾見佛。」王言：「如使那先及諸師不見佛者，定為無有佛。」那先言：「王寧見五百溪水所合聚處不？」王言：「我不見。」「王父及太父皆見水不？」王言：「皆不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父及太父皆不見此水，天下定為無此五百溪水所聚處不？」王言：「雖我不見、父及太父皆不見此水者，實有此水。」那先言：「雖我及諸師不見佛者，其實有佛。」
王復問言：「無有復勝佛者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無有勝佛者。」
王復問：「何以為無能勝佛者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如人未曾入大海中，寧知海水為大不？有五河，河有五百小河流入大河。河一者名恒、二名信他、三名私他、四名博叉、五名施披夷爾。五河水晝夜流入海，海水亦不增減。」那先言：「王寧能聞知不？」王言：「實知。」那先語：「以得道人共道說無有能勝佛者，是故我信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當何用知無有勝佛者？」那先問王：「造書師者為誰？」王言：「造書師者名質。」那先言：「王寧曾見質不？」王言：「質已死久遠，未曾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未見質，何用知質為造書師？」王言：「持古時書字轉相教告，用是故我知名為質。」那先言：「用是故，我曹見佛經戒，如見佛無異。佛所說經道甚深快人，知佛經戒以後便相效，用是故我知為有不能勝佛者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自見佛經道，可久行之？」那先言：「佛所施教禁戒經甚快，當奉行之至老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死已後，身不隨後世生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死已後更受新身，故身不隨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燈中炷更相然，故炷續在、新炷更然。人身如是，故身不行、更受新身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小時從師學書讀經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我續念之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王所從師受經書，師寧知本經書耶？王悉奪得其本經書。」王言：「不也。師續自知本經書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人身若此，置故身、更受新身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審為有智無？」那先言：「無有智。譬若人盜他人菓蓏，盜者寧有過無？」王言：「有過。」那先言：「初種樹栽時，上無有菓，何緣盜者當有過？」王言：「設不種栽，何緣有菓？是故盜者無狀。」那先言：「人亦如是，用今世身作善惡，生於後世更受新身。」王言：「人用是故身行作善惡所在。」那先言：「人諸所作善惡隨人，如影隨身。人死，但亡其身，不亡其行。譬如然火夜書，火滅其字續在，火至復更成之。今世所作行，後世成如，受之如是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王言那先：「寧能分別指示善惡所在不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可得知善惡所在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樹木未有菓時，王寧能分別指示言某枝間有某菓、某枝間無有菓？寧可豫知之不耶？」王言：「不可知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未得道，不能豫知善惡所在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：「人當於後世生者，寧能自知不？」那先言：「其當生者自知。」王言：「何用知之？」那先言：「譬如田家耕種，天雨時節，其人寧豫知當得穀不？」王言：「然知。知田當得穀多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如是，人當於後世生，豫自知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審有泥洹無？」那先言：「審有。」王言那先：「寧能指示我佛在某處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不能指示佛處。佛已泥曰去，不可得指示見處。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然大火已即滅其火焰，寧可復指示知光所在不？」王言：「不可知處。」那先言：「佛已泥曰去，不可復知處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又問那先：「沙門寧能自愛其身不？」那先言：「沙門不自愛其身。」王言：「如令沙門不自愛其身者，何以故自消息臥、欲得安溫濡飲食、欲得美善自護視。何以故？」那先言：「王寧曾入戰鬪中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曾入戰鬪中。」那先言：「在戰鬪中時，曾為刀刃牟箭瘡所中不？」王言：「我頗為刀刃所中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奈刀刃牟箭瘡何？」王言：「我以膏藥綿裹耳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為愛瘡故，以膏藥綿絮裹耶？」王言：「我不愛瘡。」那先言：「殊不愛瘡者，何以持膏藥綿絮裹而護之？」王言：「我欲使瘡早愈。」那先言：「沙門亦如是。不愛其身，雖飲食心，不樂用作美

不用作好，不用作肌色，趣欲支身體，奉行佛經戒耳。佛經說言，人有九孔為九弓瘡，諸孔皆臭處不淨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為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身，皆金色有光影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佛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，皆有金色光影。」王言：「佛父母寧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，皆有金色有光影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佛父母無是相。」王言：「如是相好，是父母無是相，佛亦無是相。」王復言：「人生子像其種類，父母無是相者，佛定無是相。」那先言：「佛父母雖無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金光色者，佛審有是相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曾見蓮花不？」王言：「我見之。」那先言：「此蓮花生於地、長於泥水。其色甚好，寧復類泥水色不？」王言：「不類地泥水色。」那先言：「雖佛父母無是相者，佛審有是相。佛生於世間、長於世間，而不像世間之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審如第七天王梵所行，不與婦女交會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審離於女人，淨潔無瑕穢。」王言：「假令佛如第七天王所行者，佛為第七天王梵弟子。」那先問王：「第七天王者有念無念？」王言：「第七天王梵有念。」那先言：「是故第七天王梵及上諸天，皆為佛弟子。」那先問王言：「象鳴聲何等類？」王言：「象鳴聲如鴈聲。」那先言：「如是，象為是鴈弟子？各自異類？佛亦如是，非第七天王梵弟子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佛寧悉學知經戒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佛悉學知奉行經戒。」王言：「佛從誰師受經戒？」那先言：「佛無師。佛得道時，便悉自知諸經道。佛不如諸弟子學知，佛所教諸弟子皆當奉行至老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人父母死時悲啼哭淚出，人有聞佛經亦復悲啼淚出俱爾，寧別異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人為父母啼泣，皆感恩愛恩、念愁憂苦痛。此曹憂者愚癡憂，其有聞佛經道淚出者，皆有慈哀之心，念世間勤苦，是故淚出。其得福甚大。」王言：「善哉！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以得度脫者有何等別異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未得脫者有貪欲心，人得脫者無有貪欲之心，但欲趣得飯食支命耳。」王言：「我見世間人皆欲快身，欲得美食無有厭足。」那先言：「人未得度脫，飲食者用作榮樂好美。得度脫者，雖飲食，不以為樂、不以為甘，趣欲支命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家有所作，能念久遠之事不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愁憂時皆念久遠之事。王用何等念之？用志念耶？用念念耶？」那先問王言：「寧曾有所學知以後念之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我曾有所學知，以後忽忘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是時無志耶而忘之乎？」王言：「我時忘念。」那先言：「可差，王為有象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人有作皆念耶？若甫始有所作，念見在所作，皆用念知耶？」那先

言：「已去之事皆用念知之，今現在之事亦用念知之。」王言：「如是人但念去事，不能復念新事。」那先言：「假令新者有所作，不可念者亦如是。」王言：「人新學書技巧為唐捐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新學書畫者，有念故，令弟子學者有知，是故有念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用幾事生念念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凡有十六事生念。一者久遠所作生念、二者新有所學生念、三者若有大事生念、四者思善生念、五者曾所更苦生念、六者自思惟生念、七者曾雜所作生念、八者教人生念、九者象生念、十者曾有所忘生念、十一者因識生念、十二者教計生念、十三者負債生念、十四者一心生念、十五者讀書生念、十六者曾有所寄更見生念。是為十六事生念。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念久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佛弟子阿難女弟子優婆夷鳩鬘單罷，念千億世宿命之事，及餘道人皆能念去世之事。如阿難女弟子輩甚眾多，念此已便生念。」王又問：「何等新所學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如人曾學知挍計，後復忘之。見人挍計，便更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何等為大事生念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大子立為王，自念為豪貴，是大事生念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思善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為人所請呼，極善意賓延遇待之。其人自念言：昔日為某所請呼，善意待人，是為思善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更苦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曾為人所撾捶閉繫牢獄，是為更苦生念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自惟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曾有所見家室宗親及畜生，是為自惟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曾雜所作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萬物字顏色香臭酢苦，念此諸事，是為曾雜生念。」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教人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人自喜忘邊人，或有念者、或有忘者，是教人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象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人牛馬各自有象類，是為象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言：「何等為曾所忘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譬若人卒有所忘，數數獨念得之，是為曾所忘生念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因識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學書者能次其字，是為因識生念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何等為挍計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如人共挍計，成就悉知、策術分明，是為挍計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何者為負債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如人所當債所當歸，是為負債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何等為一心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沙門一其心，自念所從來生千億世時事，是我為一其心生念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何等為讀書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帝有久古之書，念言某帝某吏時書也，是為讀書生念。」「何等為曾有所寄更見生念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若人有所寄更眼見之便生念，是為所寄生念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言：「佛寧悉知去事、甫始當來事耶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佛悉知之。」王言：「假令佛悉知諸事者，何故不一時教弟子，何故稍稍教之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國中寧有醫師無？」王言：「有醫師。」那先言：「其醫師寧能悉知天下諸藥不？」王言：「能悉知諸藥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其藥師治人病，為一時與藥、為稍稍與之？」王言：「未病不可豫與藥，應病乃與藥耳。」那先言：「佛雖悉知去來現在之事，亦不可一時教天下人，當稍稍授經戒令奉行之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又問那先：「卿曹沙門言，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，臨欲死時念佛，死後者皆生天上。我不信是語。復言殺一生死即入泥犁中。我不信是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人持小石置水上，石浮耶沒耶？」王言：「其石沒。」那先言：「如令持百枚大石置船上，其船寧沒不？」王言：「不沒。」那先言：「船中百枚大石，因船故不得沒。人雖有本惡，一時念佛，用是不入泥犁中，便生天上。其小石沒者，如人作惡，不知佛經，死後便入泥犁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用何等故，行學道作沙門？」那先言：「我今以過去苦、現在苦、當來苦，欲棄是諸苦，不欲復受更故，行學道作沙門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苦乃在後世，何為豫學道作沙門？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寧有敵國怨家欲相攻擊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有敵國怨家常欲相攻擊也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敵主臨來時，王乃作鬪具備守掘塹耶？當豫作之乎？」王言：「當豫有儲偫。」那先問王：「何等故先作儲偫？」王言：「備敵來無時故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敵尚未來，何故豫備之？」那先又問王：「飢乃田種、渴乃鑿井，何故豫作備度？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又問那先：「第七梵天去是幾所？」那先言：「甚遠。令大如王殿石，從第七梵天上墮之，六日乃墮此間地耳。」王言：「卿曹諸沙門言，得羅漢道，如人屈伸臂頃，以飛上第七梵天上。」王言：「我不信是。行數千萬億里，何以疾乃爾？」那先問王：「王本生何國？」王言：「我本生大秦國，國名阿荔散。」那先問王：「阿荔散去是間幾里？」王言：「去是二千由旬，合八萬里。」那先問王：「曾頗於此遙念本國中事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恒念本國中事耳。」那先言：「王試復更念本國中事，曾有所作為者？」王言：「我即念已。」那先言：「王行八萬里反覆何以疾？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若有兩人於此俱死，一人上生第七梵天、一人生罽賓。罽賓去七百二十里，誰為先到者？」那先言：「試念阿荔國。」王言：「我已念之。」那先復言：「王試復念罽賓。」王

言：「我已念之。」那先問王：「念是兩國，何所疾者？」王言：「俱等耳。」那先言：「兩人俱死，一人生第七梵天上、一人生罽賓，亦等耳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若有一雙飛鳥，一於一高樹上止、一鳥於卑樹上止，兩鳥俱飛，誰影先在地者？」王言：「其影俱到地耳。」那先言：「兩人俱死，一人生第七天上、一人生罽賓，亦俱時至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用幾事學知道？」那先言：「用七事學知道。何等為七？一者念善惡之事、二者精進、三者樂道、四者伏意為善、五者念道、六者一心、七者適無所憎愛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人用此七事學知道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不悉用七事學知道。知者持知善惡，用是一事別知耳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假令用一事知者，何為說七言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人持刀著鞘中倚壁，刀寧能自有所割截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有所割截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心雖明會，當得是六事共成智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家作善得福大耶？作惡得殃大耶？」那先言：「人作善得福大，作惡得殃小。人家作惡日日自悔過，是故其過日小。人家作善，日夜自念歡喜，是故得福大。」那先言：「昔者佛在時，其國中有人掘無手足，而取蓮花持上佛。佛即告諸比丘言：『此掘足手兒，却後九十一劫不復入泥犁中、畜生劈荔道中，得生天上。天上壽終復還作人。』是故我知人作小善得福大。作其惡人自悔，過日消滅而盡。是故我知人作過其殃小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智者作惡、愚人作惡，此兩人殃咎誰得多者？」那先言：「愚人作惡得殃大，智人作惡得殃小。」王言：「不知那先言。」王言：「我國治法，大臣有過則罪之重，小民有過罪之輕。是故我知智者作過惡得殃大，愚者作惡得殃小。」那先問王：「譬如燒鐵在地，一人知為燒鐵、一人不知，兩人俱前取燒鐵，誰爛手大者耶？」王言：「不知者手爛大。」那先言：「愚者作惡，不能自悔，故其殃大。智者作惡，知不當所為，日自悔過，故其殃少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人有能持此身，飛行上至第七梵天上，及至欝單曰地，及所欲至處者不耶？」那先言：「能。」王言：「奈何持此身上第七梵天，及欝單曰地，及所欲至處乎？」那先問王：「王寧自念少小時跳戲一丈地不？」王言：「我年少時意念欲跳，便跳一丈餘地。」那先言：「得道之人意欲跳至第七天上，及至欝單曰地者亦爾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言，有骨長四千里。何等身骨長四千里？」那先問：「王曾聞大海中有大魚名質，身長二萬八千里者

不？」王言：「然。有是，我曾聞之。」那先言：「如是二萬八千里魚，其脇骨長四千里，王怪之為？」王復問那先：「卿曹諸沙門說言，我能斷喘息之事。」王言：「奈何可斷喘息氣耶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寧曾聞志不？」王言：「我聞之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以為志在人身中耶？」王言：「我以為志在人身中。」那先言：「王以為愚人，不能制其身口者不能持經戒，如此曹人亦不樂其身。」那先言：「其學道人者，能制其身、能制口、能持經戒，能一其心得四禪，便能不復喘息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王復問那先：「為呼言海，海為是水名為海耶？用他事故言海？」那先言：「人所以呼為海者，水與鹽參各半，是故為海耳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何以故海悉鹹如鹽味？」那先言：「所以海水鹹者，啖畜以來久遠，及魚鼈虫多共漬水中，是故令鹹耳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人得道已，寧能悉思惟深奧眾事不？」那先言：「然。人得道已，能悉思惟深奧之事。佛經最深奧知眾事，不可稱量眾事皆以智評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王復問那先：「人神、智、自然，此三事寧同不各異？」那先言：「人神者生覺，智者曉道，自然者虛空無有人也。」王又問那先：「人言得人，何等為得人者？今眼視色、耳聽聲、鼻聞香臭、口知味、身知軟麁、志知善惡之事，何所為得人者？」那先問王：「如今合解用目視，脫瞳子去之，視寧廣遠不？裂大其耳，聽聲寧廣遠不？決鼻令大，其聞香寧多不？吻口令大，知味寧多不？剝割肌膚，寧令信知麁軟不？拔去其意，盛念寧多不？」王言：「不也。」那先言：「佛所作甚難，佛所知甚妙。」王復問那先：「所作何等甚難、何等甚妙？」那先言：「佛能知人腹中目所不見事，悉能解之。能解目事、能解耳事、能解鼻事、能解口事、能解身事、能解販事、能解所念事、能解神事。」那先言：「人取海水含之，寧能別知口中水，是某泉水、是某流水、是某河水不？」王言：「眾水皆合為一，難各別知。」那先言：「佛所作為甚難，皆能別知。今人神不見人身中有六事不可見。」那先言：「是故佛解之，從心念至目所見、從心念至耳所聽、從心念至鼻所嗅、從心念至口知味、從心念至身知苦樂寒溫麁堅、從心念有所向，佛悉知分別解之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」

那先言：「夜已半，我欲去。」王即勅傍臣：「取四端氎布搵置油麻中持以為炬，當送那先歸。恭事那先，如事我身。」傍臣皆言：「受教。」王言：「得師如那先，作弟子如我，可得道疾。」王諸所問，那先輒事事答之，王大歡喜，王即出中藏好衣直十萬，以上那先。王語那先：「從今以去，願那先日與八百沙門共於宮中飯食，及所欲皆從王取之。」那先報王：「我為道人，略無所欲。」

王言那先：「當自護，亦當護我身。」那先言：「何等當自護、護王身？」王報言：「恐人論議，呼王為慳。那先為解諸狐疑，而不能賜與。或恐人言：那先不能解王疑，故王不賞賜。」王言那先：「受者令我得其福，那先亦當護其名。」王言：「譬若師子在金檻中，由為拘閉，常有欲望去心。今我雖為國宮省中，其意不樂，欲棄國去而行學道。」王語竟，那先便歸佛寺。

那先適去，王竊自念：「我問那先為何等事？那先為我解何等事？」王自念：「我所問，那先莫不解我意者。」那先歸佛寺，亦自念：「王問我何等事？我亦報王何等事？」那先自念：「王所問者，我亦悉解之。」念此事至天明。

明日，那先被袈裟持鉢直入宮上殿坐，王前為那先作禮已乃却坐。王白那先：「那先適去，我自念：問那先何等語？那先報我何等語？我又自念：所問那先，那先莫不解我意者。念是語歡喜，安臥至明。」那先言：「我行歸舍亦自念：王為問我何等事？我亦為王解何等事？我復自念：王所問，我輒為解之。用是故，歡喜至明。」語竟，那先欲去，王便起，為那先作禮。

那先比丘經卷下

## 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
## 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